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繪圖第一奇女
第六十六回 萬種千般歷盡悲歡滋味　收場結果無非善惡分明

且說單員外走入後房，就將此事告訴了平氏。平氏與成郎媳婦張氏婆媳二人正在房中作針線，聽了此言，彼此歡異。平氏說：「怪不的他七死八活的只要跟了他三叔去，原來有這般隱情在他心裡，好個義氣人！」張氏道：「我二叔雖不會說話，我看他家居行事，都是叫人可敬。」平氏說：「要不是有那樣好心，怎能感動天地，有這樣的好報應哩！」單員外說：「三弟與高千歲如今寫書來請咱們合家上京，共享榮華。書內叮嚀千萬必去，想咱這裡偌大的家產，豐衣足食，春種秋收，何等自在，何必撇了現成的事業，又受些跋涉之苦？我想不去的是。」平氏說：「我也不願意去。」張氏說：「我可不去呀！神頭鬼臉的，到那裡見一些官兒娘子，看人家笑話。」平氏說：「真話，正經咱們都別去罷。問問他二嬸子，願意去，送了他去住，住上幾年，想家時再接他們回來。」員外說：「二奶奶要不願意去，那裡又不放二弟回來，怎麼好呢？」平氏笑道：「他二嬸子聽見他們當家的會說話了，也象我見你睜開跟的一樣歡喜，巴不得見見才好，怎肯不去？」　　員外一聽平氏話，點頭含笑口應聲。夫妻二人商議妥，遂把那李氏請在上房中。萬福已畢旁邊坐，說：「伯伯嫂嫂有何情？」平氏未語連聲笑：「二嬸子你大喜甚非輕。二叔忽然會說話，三弟平賊立大功。不久就要把官作，接請咱們同上京。你大哥不願拋家業，動問嬸嬸可願行。」李氏搖頭說：「怪事，嫂嫂何須把我蒙？啞叭若還會說話，除非白菜變成蔥。」單員外望著平氏連擺手，「大家說話莫高聲。你我四人心內曉，休令丫環僕婦聽。這件新聞傳出去，親朋攪擾不安平。我這幾天身欠爽，有些心煩腦袋疼。但問二嬸去不去，可行可止好調停。」李氏見是真實話，不覺心中喜又驚。「說來真有稀奇事，到要京中走一程。」員外說：「二嬸要去速打點，明日清晨送你行。」平氏說：「你帶了兩個小的去，留下大小子把書攻。老王老張跟了去，好抱孩子路途中。到京中住上一年並半載，想家即便轉回程。你把那京中好物多捎帶，愚嫂嫂瞧瞧開眼睛。」張氏說：「別的東西我不要，二嬸子好歹捎上二兩好頭繩。」李氏點頭說：「都要。」平氏帶笑又叮嚀：「嬸嬸到了鎮國府，凡百見景要生情。見人少說莊稼話，大大方方莫臉紅。看人怎樣也怎樣，不認的東西總別哼。我聽說王爺府裡勢派大，猶如內院與皇宮。家丁們都戴著紗帽，使女們穿著錦和綾。茶盅飯碗無其數，金子銀子滿地扔。一天吃個七八頓，幾千年作合月工。象咱們乍進皇城頭一次，到那裡摸不著南北與西東。太太奶奶如仙女，好似娘娘一樣同。說的都是文靜話，蚊子聲音吱楞楞。要合人家一塊坐，不是嫌臭就嫌腥。聽見咱們這嗓門兒嚷，管保嚇個倒栽蔥。不愛理人架子大，拐孤嘮叨又眼空。吃多了笑話你下作貨，吃少了又說是假撇清。別的拘束還罷了，巴到黑家涼炕冰。」張氏說：「我也聽的人言講，官宦人家了不成。夫人小姐都利害，規矩理法幾千層。見面就得下一跪，磕頭還要響咕咚。不許高聲不許笑，半句言差就是嘴巴子楞。」李氏聞言嚇一跳，「這個我可去不成。」單員外一旁呵呵笑，「這些謊言那裡聽。久聞高府多良善，和氣謙恭更體情。大家小戶一樣的，那有個請去的親戚嘴巴子楞。二嬸休信他言語，到得那裡見分明。既然要去速打點，收拾行李共箱籠。」妯娌二人齊答應，起身打點不消停。晚間上房擺上酒，娘兒們開懷封坐飲劉伶。成郎張氏同把盞，各敬三杯嬸餞行。說說笑笑多親熱，話到離別淚眼紅。這正是：異姓有情羞骨肉，同胞無義枉同生。大家歡飲時多會，只聽得巡夜銅鑼三棒鳴。

天交三鼓，平氏說：「二嬸嬸明日還要行路，看起來咱早些歇息了罷。」李氏說：「大媽說的是。」當下各歸房中，安寢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有錢的人家諸事便宜，諸般早已齊備。兩輛小車，一輛大車，大車裝載行李土物，那兩輛小車，李氏帶著老王與小兒女兒坐了一輛，老張帶著鐵郎坐了一輛。單員外差四個會武藝的家丁連京裡來的虞侯護尉二十餘人，一同起身。平氏婆媳送至大門以外，妯娌們灑淚分別。單員外帶著兒子成郎與李氏的長子銅郎爺兒三個送至二里之外，方才回去。這裡車馬上路，奔向東京而去。

且說鎮國王高公自與岳府結親，下定之後，便要與公子完婚，遂擇定了吉日，通信過禮。可巧寇府也來訂期，太原公曹爺也要迎娶瓊花小姐。三家的吉期不約而同，都是臘初十日。各家預備妝奩，邀請親友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吉期。鎮國府、太原府、翰林府俱是結彩懸花，張燈設宴，三處的賀客，無非是王公侯伯，誥命千金。車馬雲飛，人山人海。寇翰林、太原公、還鄉侯一文二武，三位新郎，俱是錦袍玉帶，十字披紅，鬢插金花，珠纓白馬，全副執事，尊雁親迎。鎮國府三副妝奩，十二名贈嫁侍女，黎夫人同眾誥命女眷與夢鸞小姐、呂小姐、鬱蓮英重複添裝。高小姐自回兵之後，才穿了耳眼、換了閨裝束，此時頭戴九鳳珠冠，身穿大紅霞帔，腰繫宮裙，足蹬宮履。三個打扮的恍如瑤池仙子，三乘大轎，抬入門前。鎮國王同眾親友陪侍新郎，後堂內黎夫人款待迎親的女客。喜筵三獻，吉時已到，接親女眷催促上轎。高小姐灑淚辭親，呂小姐大動別母，鬱蓮英拜謝深恩，一同上轎。新郎謝親，出門上馬，高千歲、黎夫人率眾相送。工部岳大人親迎大轎在前，無佞府李氏太夫人送親八抬在後，三頂彩轎在中，嘉賓簇擁，鼓樂圍隨，往翰林府而去。這裡鎮國王、黎夫人剛打發女兒上轎出門，媳婦的彩轎也就到了。紅氈鋪地，挽上了畫堂，儐相贊禮，拜了天地祖先，又拜公婆，夫妻交拜，牽絲倚翠，共入洞房，合巹交杯，偎紅坐帳。黎夫人見新媳婦美貌端莊，十分歡喜。畫堂設筵，黎夫人、馮姨太太、呂夫人女眷陪岳府二位，少夫人女眷陪岳府送親的誥命赴宴。高公、楊公、任義士、二位楊少爺與諸親友陪送親官客，大庭飲宴。觥籌交錯，樂奏笙簧，日逢雙喜，歡暢不盡。

且說翰林寇爺把三位夫人迎聚到家，剛完了自己的喜事，太原公也來迎親。又打發妹妹上轎。這一番繁華熱鬧，真是花團錦簇，翠繞珠圍。這三處的喜事，也不知叫說書的說那一處的才好。依我說，說書的只有一張嘴，聽書的也不過兩個耳朵，一口不說三處話，兩耳難聽八面書，莫如一言括百語為妙。三家的三對夫妻，八位新人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夫俊妻杰，團圓喜慶，其樂如何？

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滿月，恰是新正，又逢上元佳節。各家接請姑爺、姑娘回門。先是翰林府接了太原公曹爺、節烈夫人瓊花小姐，邀賓請友，宴會三天，方才送去。岳府也把還鄉侯雙印、明義夫人瑤仙小姐接去。鎮國府內，大開東閣，款待嬌客，後堂內黎夫人、呂夫人、馮夫人、李氏太夫人、二位少夫人陪夢鸞小姐、呂小姐、鬱淑人，大家宴畢，閒坐吃茶。只見侍兒來稟：「今有任二奶奶車到。」千歲吩咐叫夫人迎進堂內，以禮相等，不可簡慢。黎夫人聞言，連忙起身。夢鸞小姐也就站起，母女迎至義門，讓進李氏。執事僕婦從箭道中把兩個老婆兒合鐵郎、銀姐都讓至別室去了。

李氏這裡隨黎夫人、高小姐進了中門，上了甬路，抬頭一看見了這哧哧威威的大房舍，千門萬戶，不知從那裡走才好，著實腼腆忐忑，拿著步兒，彎彎曲曲，走了好一回方到中堂。正院台階子到有七八尺高，走著甚覺費力。心中自忖道：「這是娘的咱兒咧，想著在家合他大媽輪班兒看麥場，一天跑了三四十趟也不覺乏，怎麼這幾步道兒就使的慌了？這不是賤嗎？不要喘，看別人笑話。」正想間，只聽得嬌滴滴一聲叫道：「客來了，客來了，丫環看茶，快去，快去！」不知什麼人在半懸空裡嚷呢。抬頭一看，卻是一隻綠毛小雞子在一個珠紅架子上叫呢。暗喜道：「他們京裡真是奇特，小雞子不但顏色各別，還會說人話。站住，站住，別怯了。我記的逛廟去看見那賣針的有個八哥兒會說人話，那可是黑毛兒的，不用說一定是叫作七哥兒。且住，可是他大媽說的，認不真的物兒莫說，管他是七哥兒八哥兒的，好歹別溜了嘴。」又聽噹的一聲鍾響，「可罷咧，這房後頭還有廟不成？可不大方便。」走進堂房，丫環打起簾籠，黎夫人、高小姐連忙讓進，李氏拜了一拜，說：「老太太走罷，小太太請罷！」那些丫環僕婦不敢笑，只把臉別轉了。黎夫人道：「賢姪婦不要這般稱呼，我家千歲與令夫君已經認義，老身斗膽討大，這是小女，應以姑嫂相稱了。」李氏說：「哦，他三叔是你老煞也？」黎氏說：「那是小兒。」李氏這才省過來了，又拜了兩拜，說：「大嬸子、他大姑，同走罷。」於是進了內室，馮夫人、呂夫人、無佞府的老少夫人、呂三從、鬱蓮英一齊站起。夢鸞小姐逐位告訴，彼此見禮，大家歸坐。黎夫人主位相陪，丫環端上茶來。

李氏接茶，看那茶猶如白水一般，無有茶葉，只有幾根針細一般的草棍子在盞裡飄著。端起來喝了一口，卻香得了不得。又看

那房中的擺設兒，也不知叫什麼名色，也有紅的，也有綠的，門檻上掛著兩把焦黃的大秤勾子，桌子上白石頭小盆兒裡栽著幾頭開花兒的大蒜。又見這幾位夫人、小姐，一個個金裝玉裹，五彩繽紛，滿房中霞光繚繞，瞪時把眼睛照花，不知怎麼才好。眾人盤問話兒，只得勉強答應了幾句，滿心裡惦著要問問丈夫，又不好問。忽又想起孩子們，「咱兒沒跟著我進來？」遂向一個丫環問道：「我們哥兒姐兒怎不見來？」丫環說：「姑娘、相公、兩個老媽媽早都有人領到那房裡吃點心去了。」李氏說：「他們離不慣我，看他們哭，煩那位大姐叫我們老王、老張抱他兩這裡來罷。」黎夫人道：「好生哄他過來。」

丫環奉命連忙去，不多一時來上房。老張拉著鐵兒走，老王抱定小姑娘。兩個老婆把房進，抬頭舉目細端詳。但只見老少夫人好幾位，封賓封坐飲茶湯。有幾位縞素衣裳年半百，容顏清秀貌溫良；有幾位年少夫人多俊俏，宮裙繡襖帶飄揚；那幾位一老一少居主位，鳳冠霞珮起光芒；這一位年紀約有四旬外，杏眼珠唇玉面方；那一位櫻唇翠黛芙容面，目如秋水露神光。與伏氏，登地間魄散魂飛著了忙。任婆翻身朝外走，大叫有鬼體篩糠。伏氏立刻黃了臉，體軟身搖靠在牆。任婆把銀姐扔在地，兩腳如飛奔外堂。一交絆倒跌出去，滾下台階遍體傷。一陣昏迷身不動，緊閉雙睛把口張。李氏忙把孩子抱，口內叨叨罵老王。夢鸞小姐忙站起，舉目回頭看老張。猛然認出是伏氏，這佳人一陣心慌腳步忙。向前雙手忙拉住，由不得悲感交集叫聲娘。「只說母親遭水難，一向飄流在那鄉？卻是因何得至此，快把情由表一場。」這小姐手拉兒連聲問，那伏氏刀攪柔腸心內傷。滿腹中千言萬語難出口，伸雙手抱住佳人哭慟傷。黎夫人先前未理會，此時方才醒了腔。李氏喝喝哄孩子，一邊坐下臉哭喪。康氏夫人呂小姐，心中不解悶心慌。鬱氏蓮英猜八九，口中長吁叫上蒼。馮氏參透其中意，點頭不語退一旁。楊舅太太心下悟，眼望著夢鸞小姐叫姑娘：「莫非這位張奶奶，就是那伏氏夫人你令堂？」小姐見問將頭點，轉過賢人黎素娘．剛然啟齒要講話，只聽得一聲喊叫振大堂。

那喊之人卻是任婆。他與伏氏如何跟隨李氏至此呢？只因那年燕山發水沖了麒麟村，伏氏、任婆投至合和堡避難，毛如花閉門不納，伏氏便要投水自盡，任婆勸住回家，拆樓賣木，過了些時候，別無進益。伏氏只要自盡，那任婆苦苦勸解，時時防守。二人思量無計，只好走至遠方，乞茶討飯。那日到了前安鎮單員處家門首，遇著了平氏正要僱人使喚，便盤問他二人的姓氏來歷。二人只說是平民之婦，遭了水災，出來躲難，情願扛工。那平氏就僱下與李氏看抱兒女。那時啞叭兒已隨雙印、曹爺上京赴考去了，那任婆子作夢也不知李氏是他小嬸兒，目今聽得三爺作了官，跟到京裡來，一定有此好處。誰道撞見了冤家對頭。

高小姐正自追問伏氏，只聽任婆在院中大叫道：「小姐不用問伏夫人，這都是我任婆子朱氏起意，快來，快來，等我告訴你們！」眾人聽他說話蹊蹺，遂一同走至堂屋。只見他翻身坐起，說道：「青天在上，白日當空，我朱氏自己通說：當初抱雙印公子出去，原是我貪財起意，負義忘恩，那滑氏是圖謀高府家產，蜂兒是為自己專權，我三個人都是一般樣的利心，千方百計，調唆夫人，夫人不肯，我們就背著作了此事。誰知千歲陰功高遠，公子的命大福鴻。

我們空把良心喪，陰謀暗算場一空。皇天報應難饒恕，聽我從頭細表明。滑氏只因謀家產，作此虧心神不容。自己癆病中年喪，兒子遭凶不善終。不孝媳婦活出醜，傷風敗化損清名。蜂兒長舌遭現報，身在汪洋水內傾。說起我來尤可惡，口甜心苦似毒蟲。高千歲待我恩如海，黎氏夫人更有情。不能答報還罷了，絕不該恩將仇報亂胡行。都只為利心偏比良心盛，一見銀錢亂了衷。今朝是我的循環到，留幾句金石良言勸眾公。人生豈有不惜利，且看其中重與輕。君子愛財須道取，利己傷人不可行。衣祿食祿皆前定，豈能由人心意增。命中有時終須有，命中無時枉用功。明中取來暗中去，想多分毫也不能。貪財若把良心喪，費盡機謀總是空。不但不能多享福，壽算消磨吉變凶。不信你們都來看我，現世現報見分明。」說著說著一回手，自己挖出右眼睛。頭髮紛紛朝下散，撲頭蓋臉血流紅。爬抓口咬身上肉，舌頭咬碎響連聲。打滾將頭石上碰，手又刨來足又登。不多一時身不動，淹淹氣息赴幽冥。夫人小姐與侍婢，一個個彼此嗟呀歎又驚。

那任婆子一面喊叫通說，一面自撕自打，直抓得衣服零落，血肉淋漓，倒在塵埃。掙了一回，看看待死，只剩了一絲游氣。

黎夫人連忙吩咐丫環：「快叫人來，抬他出去！」那李氏聽到此間，方知老王是他的大嫂兒，遂向黎氏拜了兩拜，說：「此人既是我的嫂嫂，雖然有罪，已經天報了，自己鬧成這個嘴巴骨子。看我的薄面，大嬸子饒了他罷！賞了一個地方，容我守著他斷了這口氣，也算妯娌一場。」楊舅太太點頭道：「好個禮義娘子，令人可敬！」馮姨太太與呂夫人大家也都稱贊。李氏說：「好說，不敢叫大妗子、親家娘姨奶奶們見笑罷，少笑話罷！」此時高公與任中書置了第，就在鎮國府對門。當下黎夫人令人把婆子抬至新宅，李氏也顧不得領接風酒宴，跟了過來，與任中書夫婦相逢，共談已往。那李氏數年的悶葫蘆兒今日方才打破。當下任中書看見嫂嫂這一番狼狽形容，又疼又氣，守在身旁，放聲慟哭。那婆子把左眼睜開看了小叔一看，點點頭兒，這才瞑目而亡。任中叔夫妻守靈掛孝，遷了兄棺，以禮合葬。這也是他善待小叔這一點好處所致。

且說那高千歲與安樂公楊舅老爺陪新婿宴畢，正在書房閒談，聞了信息，心中氣惱，怒衝衝走入後堂。馮、岳二位夫人，楊舅太太、三從小姐、鬱蓮英，聞高公進來，不便在旁，一齊起身，都避入別房去了。

堂堂大步進房中，看見伏氏低頭站。粗衣布，瘦形容，面帶驚慌含愧色，似啞如聾不作聲。老爺一見黃了臉，一陣發迷腳下輕。翻身坐在杌子上，搖頭髮恨瞪雙睛。口內連連說罷了，咬牙切齒問一聲：「伏氏你一向居何處，難為你隨波逐浪會偷生！夢鸞因何離繡閣？家丁們為何各西東？我當初要你為繼室，禮待如賓結髮同。你那姪兒男與嫂嫂，我何等周濟盡親情。臨行與你留後用，為的是曲折周詳備始終。再三托咐扶幼子，結續香煙與祖宗。與你夫妻雖未久，高某那點不通情？未曾聽信奸人唆，也該先自把心平。行此斷義絕恩事，直弄得家敗人亡產業空。你本是宦門之女王侯婦，一品夫人體不輕。既然到了盡頭路，就該自盡赴幽冥。腆顏貪生為奴役，少志無才喪我名。偏心信愛伏家子，故行謀害我親生。夢鸞若是軟弱女，總有一千活不成。這些過，先休講，更有該殺事一宗，什麼是今朝與你重相見，竟與我火上澆油雪助冰！」這老爺手指在臉上連聲問，那伏氏頭低在肩窩總不哼。遍體篩糠心亂跳，恨不能鑽入牆窟在縫中。鎮國王越說越氣心攛火。一回身便從壁上取鋼鋒。唰愣一聲出了鞘，照著伏氏下絕情。伏氏一見魂不在，翻身忙坐在埃塵。愧悔難當決死念，雙睛緊閉等傾生。夢鸞小姐朝前走，黎氏夫人吃一驚。娘兒兩個忙拉住，左右相攔手不停。鎮國王，衝冠髮指神眉豎，高揚寶劍眼圓睜。靴尖點地朝前湊，快些離開把手鬆。小姐連忙把爹爹叫：「好天倫息怒且從容！兒有幾句拙言語，定性安神請細聽。我母本有該殺罪，卻因是心活耳軟被人傾。咱們家這件離合悲歡事，驚天動地豈非輕。想來未必關人力，必有段曲折因果在其中。爹爹莫把仇家怨，仔細思量到感情。若不是呂相宋四把爹爹害，怎能夠皇王褒獎顯精忠？若不是任婆抱出雙印弟，怎能夠單任二士並馳名？若不是槐氏偷賣瓊花妹，怎能夠御筆親書把烈女封？若不是伏生逼我離家下，怎能夠奪魁掃北把冤鳴？鄭昆不被伏生打，怎能夠世子還陽在諸葛城？人生處世安無事，雖有如無草木同。不幸之中藏大幸，善非惡顯不留名。事來好似雲遮月，事起猶如月被蒙。雲往雲來如事亂，全憑正氣掃雲風。邪難蔽正終須散，月光如舊只云如縱。咱一家骨肉重會聚，獨喪了伏家大表兄。我母總有讀殺罪，勸爹爹何苦結冤在來生。天倫只顧一時怒，豈不怕冤冤相報本無窮？依兒說，解仇莫如德報怨，這正是不容人處反寬容。咱家豈無一碗飯，望爹爹留養娘親等善終。」佳人說到這句話，含悲跪倒在塵埃。鎮國王眼瞧小姐三點首，一聲長歎把手鬆。回身探背伸雙腕，挽起了改頭換面的左金童。

高老爺跺了跺腳，摔下寶劍，挽起小姐，仰天長歎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？你方才這幾句話，竟是一套機鋒禪語，為父細細參想起來，到覺醒悟許多。不殺這蠢才便了！」小姐說：「謝過爹爹。」回身把伏氏挽起，黎夫人拾劍歸鞘。高公喚進丫環，吩咐：「把伏氏領至後園呂仙堂側聞過軒中，派一個粗笨使女服侍，一日三餐，叫他自生自活去罷！」自此那伏氏悔後思前，終日在呂仙堂早晚燒香禱告，只求來生不墜輪迴惡道，虔誠頂禮，朝朝不情，到後來壽活九十二歲而終。這就是他的收圓結果。

且說那還鄉侯聞得二嫂嫂來京，連忙回府，稟了父母，即同明義夫人到中書府來看嫂嫂。李氏看見瑤仙小姐，歡喜無盡，把銀姐兒抱至跟前說：「你看看好個三嬸子，他三叔真是個有造化的！那回要是說停當了劉保正家的閨女，那嘴眼只好給這位三嬸子拾鞋罷！」當下夫人也來送禮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鄭指揮奉了欽限，不久就要赴任，高公擇了吉日，與他完婚。收拾別院，按排洞房，派人服侍，妝奩十分豐盛。夢鸞小姐

也有厚贈。青梅此時金裝玉裹，翠繞珠圍，儼然一位千金閨秀。鄭指揮烏紗金帶，圓領紅袍，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。那寇翰林也擇了吉日與許進喜、李杏花完婚。這四個男女，也是兩對出眾的夫妻。那時鄭指揮稟明高公，要請父母一同赴任。高公欣然應允。怎奈那老兒執意不去，鄭指揮跪在地下，垂淚苦請。高公道：「你老夫妻在我府中效力多年，受盡千辛萬苦，顛沛流離，入死出生，亦非容易。今日強爺越祖，受命為官，正該你享幾年榮華富貴，也不枉生子一場。況且桑榆暮景，能有幾時健壯？骨肉團圓，豈不是好？」黎夫人道：「佳人佳婦，膝下承歡，作了老封君，豈不強如在此多矣！」老義僕道：「千歲夫人開恩憐下，本當從命，只是老奴心中反覆思量，捨不得離開千歲。再著那老封君也非是奴才命作得。我跟著千歲，舒心如意，一定多活幾年。要是強巴結到任上去折去福壽，老封君作不成，只怕死期快到了，何必把這幾根骨頭去作外喪？我是一定不去的。」高公見說，點頭微笑。鄭安寧無奈，只得灑淚辭親，拜別恩主，帶著青梅赴任去了。

太原公、寇翰林俱要回籍祭祖，同上本乞假，天子准奏，給假一年。兩家同至高府及眾親友家拜望辭行。澄波公岳老爺也要回家，遂一同起身，到了仁和縣，各歸舊地，重整家園，上墳拜祖，連朝宴會，不消細表。夢鸞小姐因記掛著昔年願心，與翰林說了，差人至蘇州重修了真武廟，賣買了地土，招住持奉香火，以了前願。那高小姐治家嚴肅，恩威臨下，與呂三從、鬱蓮英相敬相愛，有如姐妹。不覺一年假滿，寇翰林又與太原公商議，一同攜眷起身。高小姐要到漁陽歸省父母，太原公、寇夫人也要去拜望高公，遂一同赴燕山而來。

且說鎮國王完了姻事之後，即差人到原籍小燕山下重修府第，再整先塋。半載之後，輝然一新。蓋了莊院，招還無業之民，依然還是一個麒麟莊。遂令還鄉侯上本乞假。任中書思念兄嫂，也要回家，遂一同攜眷起程，不日到了漁陽。故舊親朋都來道喜，問悉前事，無不稱奇贊賞。大家都爭先拜見任義士。過了幾天，寇翰林夫妻與太原公又到，合家見面，歡喜非常。高小姐拜墳祭墓，不必細說。那張和、王平、李清、趙泰與昔日遣去家丁，聞知此信，陸續復來。這一番相逢，不亞如缺月重圓，落花返樹，悲喜交集，一言難盡。那城中的禁子江老頭兒聞知，連忙報與秋月，聽得黎夫人未死，樂的他一夜不曾瞧覺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不顧吃飯，就叫丈夫備著驢子，帶著兩個小兒女，丈夫背著兒子，自己抱著丫頭，到了麒麟莊鎮國府內。見了黎夫人，不亞如嬰兒得母，枯木逢春，主僕各訴離懷，笑啼俱有。見了鬱淑人，彼此認得，共談舊話。鬱淑人因念江老者的前恩，贈許多的綾緞金銀。住了幾天，方才告辭。黎夫人厚賞遣之。

那任中書夫妻住了幾天，牽掛哥嫂，苦苦告辭，只要回家。高公不好再留，遂親帶還鄉侯，一則送他夫妻，二則拜望單義士，賀掛匾之喜。那日所有親朋俱各擔酒牽羊，送禮賀喜。連那十五年前單瞎子借不出一升米來的，也來送禮拜賀。那地方官員聞禮部奉旨差官來與單、任二士掛匾，鎮國王、還鄉侯都來奉賀，太原公、寇翰林隨後也至，他們怎敢怠慢？文文武武，或馬或轎，紛紛而來，這番光彩非凡。單、任二士逐席斟酒，謝了又謝。喜事已畢，高公父子翁婿與太原公一齊告辭，回轉燕山。曹、寇二人遊山玩水，盤桓半月，假期將滿，告辭要行。高公命還鄉侯夫妻隨姐姐、姐夫、太原公一同起身上京，隨朝伴駕去了。